

我的学生逢先生

韩石山

此文的目的,就是一个悖反,既是学生,就不必称先生,称了先生,必不是学生。

说得对,你看下去就是了。
我是真正当过老师的,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县里,十二年间教过四所中学。这四个学校,恰好分布在一条季节河的两岸,曾自豪地宣称,我的学生一条河。在这个县上,谁叫我老师,是真的还是应付,一看就清楚。出了山,谁叫我老师,都当作应付,但绝不会当面否认。同样是叫老师,有的叫着叫着,还真有几分师生之谊;有的叫着叫着,就成了路人;有的叫着叫着,就成了哥们,再叫老师,就得防备是不是藏着“祸心”。只有一个人叫我老师,至今也没有弄明白是真的还是假的,此人便是这个逢先生,大名春阶者是也。

逢先生很早就《大众日报》的编辑,曾编过我的文章。后来成了部主任,再后来成了什么中心的主任,似乎比部主任还要高半格。多年前,他们在他们报上,写一个“小逢戏星”的专栏。此专栏开张不久,我去济南参加一个文学笔会。他的专栏写到第六篇还是第七篇,像是卡了壳,先前写的那几个,多是文体界的名人,且以女性为多。要不要写这个韩某人呢,该是费了一番脑筋的。

名家新作

不写吧,还有点小名气,写吧,名气似乎还没有到“可观”的份儿上。有一个亮点,助了他的神思。那些年,我因为批评了几个也还有名气的人物,正受到众多人士的丑诋,就写这个吧。他的专栏“小逢戏星”,写的对象必须先封一个星号,前面的几个都是借用了那种金灿灿的星的名字,对我自然是用不上,就用了个“臭豆腐星”。意思是好的,不外是告诉世人,此人虽则臭,但是像臭豆腐一样,吃起来还是有一缕香味的。这样的戏谑,我早就见怪不怪了,一概视之为,庸众对他们的指导者的廉价赠与。别说叫“臭豆腐星”,就是叫“茅坑星”,也不当回事。称之为“臭豆腐”居然不恼,这让逢先生甚是惊喜,过后让我为他的一本书写篇评论,也照办了。一来二去,就成了哥们,但仍叫老师。

记者的职业,是写高大上文章的,尤其是还有个官帽,更是要高大上。逢先生是学中文的,有文学情怀,总想写点什么。相处久了,发现他这个人,在写文章上也还有两把刷子。写高大上的文章,另有师傅;写小说,另有高人可求教;写幽默小品,不妨借鉴一下。从此之后,不叫老师了,改称师傅,显得格外亲切。某年去了济南,特意安排吃了一顿大锅海鲜。写下好文章,时不时地会发给我看看,若夸上一句好,必回说,跟上

师傅学下的。
别说,此公还真有点灵气。近日发来一篇《钢笔之训》。是这么写的:先说这些年用电脑,基本上不用笔了,他的“95后”学生,被称为娜姐的小徐,送他一支钢笔。带回家给夫人看,夫人一看就笑了,说你的学生很有创意,照着你的体型挑的,矮胖墩,大鼻小嘴。先前光顾高兴,没细想,夫人一说,再看此笔,其体型还真有点像自己。给小徐发微信说了,小徐说,师傅真这样说的?哈哈。接下来,写有了这个钢笔,用起来的诸多尴尬。比如记笔记时,用钢笔歪歪扭扭划几下,很明显是应付。一天不用,笔就捣蛋,需要不停地甩,甩了再甩,然后使劲地划,才会出水。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用得多了,需要打墨水,有时一天就要打。一打墨水,手指头会染黑,得擦上肥皂,洗几次才洗得掉。太讨厌、太烦人,于是改用圆珠笔。可圆珠笔写出来的字,总觉得轻飘飘肤浅,没有质感。烦躁过后,看着笔筒里的笔,觉得像是在训他:要耐烦,要耐烦,一不耐烦就完蛋。末后发了个感慨:原来这支笔,是在磨他的性子啊。

发来是让我看的,看了是让我赞的。确实好,就赞了,说好文章,一有自我调侃,自黑,幽默,必是好文章。青,已胜于蓝矣。春阶回复说,师傅

引路,自嘲,自黑。

隔了一天,又发来一篇叫《耐烦庐记》。说他这个人,性子急,脾气暴,爱上火,貌似霸道;顺了心,开口笑,来了烦,辗转懊恼。这德行,毛病在浮躁。说了一通不耐烦的坏处之后,引用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说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称赞他人,也常说“要算耐烦”。沈先生一生的成功,全在“耐烦”二字上。随后说,天才人物,尚且以耐烦为要,愚钝如我辈者,怎敢懈怠。真该时时记着,以烦作砥砺之石,磨磨自己的性子。于是将书房命名为“耐烦庐”。某年春天,赴西安拜访贾平凹先生,请其书“耐烦留心”四字,装裱之后,悬之于壁。每日见字如晤,是在提醒自己,要耐烦再耐烦。文章中还附了贾作家这四个字的墨迹。

春阶以为我定然还会夸赞一番。我也确实想过夸上两句。又想,既然说我的学生,就是假装,我也假装一回老师。于是回复说:这不是我的文风。这叫变相的自夸,还要拉上两个名人垫高自己。俗了,俗不可耐,哪能耐得烦。他倒好,一点也不恼,回复说:哈哈,师傅批评的是,改正。

就这一点,还像我个学生的样儿。

春节前的北京

任学路

春节前的北京城与平时不同
伴着闪烁的霓虹挂上了灯笼

大街上减少了忙碌的人影
路面上稀释了汽车的笛声

喧嚣让位给了久别的宁静
嘈杂也在悄悄地遁于无形

人们的心中充满了春风
脸上浮现着灿烂的笑容

所有的快乐元素全部调动
组构成地域性的淳朴民风

平日在外边奋斗的北京人

此时回归根在这里的家庭

平日在这里圆梦的外地人
在节前返回了自己的家中

家庭里都弥漫着满满的温情
准备着年夜饭那一桌的丰盛

新年的味道一天比一天浓
节前的脚步走起来都轻松

这个时候的北京城
没有别的就是喜庆

过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所有的中国人世代在传承

时间的脚步飞一般快,一眨眼工夫,一年就到头了,腊月来了!

腊月,宛如一个匆忙赶路的小媳妇,头顶蓝花花丝巾,手提竹篮,迈着细碎的脚步,扭着小蛮腰,从远处走来了。腊月来了,人们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一年到头了呀!劳碌了一年,终于可以缓一口气,松泛一下子了。

远处近处一两声炮仗的钝响,让人的心莫名地收紧并激动起来。腊八是腊月的第一个节日。头一天晚上,母亲早在灶火里布好了硬柴,大铁锅冒着热气,锅里是早已在学校门前的碌碡上碾的腊八豆(被脱了皮的基本完整的玉米粒),还有皂角豆、云豆、蚕豆等平日里不常下锅的大个儿豆子。锅底下的火是不能断的,必得用硬柴烧火,几乎要熬一整夜。案板上是母亲准备的腊八菜——切成小方块、脆生生绿皮白心的白萝卜、胡萝卜、自制的老豆腐,平日很难见到的从集市上割回来还冒着热气的猪肉,也被切成小块。这些腊八菜在小铁锅里被母亲温暖地烩在一起,只等熬好了便汇成成一锅美味的腊八粥。绝少不了的配菜是蒜苗和茼蒿,蒜苗青青似小家碧玉,茼蒿水灵灵皮如小姐的丫鬟,而在硬柴火上煮了一晚的腊八豆像极了铁骨铮铮的武士。清晨,煮了一晚的腊八粥,将腊八菜往进一余,蒜苗茼蒿往上一撒,满屋子满院子,甚至满村子里都是浓浓的香味。左邻右舍端一碗送过去,你家的我家的互相品尝。孩子们高兴地端着碗,顾不上吃一口忙不迭地去果树边,嘴里念念有词:“杏树杏树吃腊八,过年给娃娃结疙瘩。”而那些没有放菜的腊八豆则放进瓦罐里,一夜工夫就冻成了冰块。

过了腊八,四五里外镇上的集市一天热闹起来,本来是逢初三、初六、初九的集,腊八过后,天天都是集了。自家地里种的萝卜、白菜、红薯、生姜、良姜等等也会拉到集上去卖,换回钱好好过个年。

母亲忙着给孩子们缝制新衣,我们这些小屁孩几乎每天都要拉着母亲的衣襟问,还有几天就过年了?母亲不厌其烦,我们也不厌其烦,心有灵犀地乐此不疲。

在一天天的期盼里,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腊月第二个节日——祭灶隆重登场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民间称为祭灶。午饭后,母亲就发好面准备烙饼了。烙饼的柴火得是麦草,这样烙出的饼筋道、厚实又酥脆。饼烙好了,先献给土地神,神位两边贴着“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对联,点上灯,将黄表纸点燃,嘴里默念着感恩及期盼神仙来年为一家送足粮食之类的好话。

过了小年,集镇一天到晚人山人海、络绎不绝。我们或跟着大人,或集结小伙伴一起去集镇,大大小小的,在喜悦里匆忙着,在匆忙中喜悦着。

腊月二十四,一大早,母亲便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物件搬到院子里,给扫把绑上一根长长的竹竿,要扫灰钱了,这是一年一度的彻底大扫除。全家男女老幼都派上了用场。家里的东西堆了一院子,从没想到家里竟会有这么多东西。妇女孩子负责给家什擦洗,有力气的男人扫灰钱,老人则坐在大师椅上管管散了一院子的东西。全家角落落清打扫完,母亲命我去挖“白土”。我便提上篮子,去村头那堵年代久远的土墙上挖土,那里的土的确白。白土倒在盛着水的大瓷盆里,泡一个时辰,便能粉刷了。刷过的锅台和炕围真的是旧貌换新颜。扫灰钱是一个大活儿,得忙整整一天。

腊月又一个大工程来了,那便是蒸年馍。晚上母亲将硕大的瓷盆洗干净,将面和好。没到天亮,面就发好了,一家人便忙碌起来。烧火的、揉面的、调配的、收拾算子的、准备蒲盆的。第一锅馍出锅,先端一盘献给灶神,再往门后的挡板上放一个,至今我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但家家都这样做。我负责往锅里搭馍和馍熟了提馍,我个子小够不着就站到小凳子上。一次搭八个算子,锅沿上要摆两个草圈才能放完。两个大蒲盆准备停当,一个放花馍,一个放包子。花馍就是白馍上面用密实的梳子扎上花纹。包子有豆沙馅、油面馅、肉馅、芝麻核桃红糖馅,正月走亲戚要提包子。最后一锅是花馍,各种花形繁复地摆在一起,用五颜六色的食用颜料和大枣点缀,这是要敬献给各位家神的,不能食用。蒸年馍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要从早晨蒸到天黑。

一整个腊月最忙碌的就是母亲。她除了做这些,还要拆洗被褥、缝被褥,一家人过年的棉袄、棉裤、棉鞋、套袖都得她一针一线地缝制,母亲常常哼着秦腔做这些琐碎的事情。最清闲的就是村上忙碌了一年的汉子们,他们常聚在村口丢丢、下棋或闲聊。小孩子们你追我赶地满村里疯跑,狗也跑前跑后,尾巴摇来摆去。

腊月的脚步不紧不慢地走着,一直走进了除夕里。这一天,腊月就像一个完成了使命的待嫁女子,要把自己蜕变成新年的了。在一声巨响似一声的爆竹声中,腊月走进了新年!

灯下漫笔



时光中的小院

朱佩君



一场大雪无声无息地悄然来临,瞬间将我的农庄小院装点得银装素裹。我抬头仰望望着这北京的夜空,思绪万千。洋洋洒洒的雪花如白羽毛般在空中舞动,晶莹剔透,婀娜曼妙,与庭院的灯光交相辉映,呈现出诗一般梦幻的意境,仿佛奏响了一曲欢快迎春的圆舞曲,湿润了我的乡愁,脑海里回放起那些年我曾住过的小院。

我的家乡在三原,是陕西著名的文化大县。幼年生长在乡村舅舅家的我,直到一九七五年,我七岁那年才回到县城上学。

那年代,县城居民的住房是由房管所统一安排,我们家居住的院子叫杨家院,位于县城关镇盐店街丁字口。杨家院历史悠久,民间流传着“先有杨家院,后有三原县”的说法,是一个有故事、有底蕴的院落。

杨家院坐西面东,分为南院和北院。我们家住在北院,北院里住着六户人家,他们在不同的单位上班。当踩着石砖铺砌的小巷,走进北院,最先看到的是一个葡萄架,再进去便是南北相对的两排厢房。顺着凸凹不平的小窄巷走到头,便是我们家。

南院有个小姑娘叫刘建,聪明活泼,是我最好的玩伴。她父亲在盐店街上的寄卖所上班。那时候,我俩常常溜进寄卖所去偷看那些个稀奇的玩意儿。有变了形的旧高跟鞋、老式摇把电话、有着喇叭花型的留声机、烟袋锅子上镶嵌着翠绿色的小烟嘴,还有镶着金边的茶色老石头镜,两个镜片圆溜溜的……那些场景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清晰。

南院的厢房里住的是中山街小学的音乐老师,也是我的音乐老师——周老师,他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因为周老师的教学方法

大守旧,所以学生们都没大感兴趣。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年轻帅气的宗老师,课堂上顿时沸腾起来。他风趣幽默,多才多艺,“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问他笑什么?梦见毛主席。哈哈——哈哈——梦见毛主席。”轻快的手风琴伴着洪亮的歌声,一下征服了我们这些顽皮的孩童。相形之下,周老师难免会有些失宠。老爸晓得此事后,便把周老师请到我们家,一小盘花生米一壶小酒,他俩围在火炉边促膝长谈。

北院最美的地方当属我们家门前的那一片花园了。有鸡冠花、大丽花、菊花等草本花种,还有一棵漂亮的大石榴树。小时候淘气犯了错,难免会被老爸揍一顿,后来学机灵了,一瞅见老爸要发火准备抓笤帚时,我便“嗖”地转身就跑,然后猴子般敏捷地爬到石榴树上。老爸怒气冲冲地站在树下,用笤帚把儿指着我厉声喝道:“快给我下来!”我站在树枝上,挥舞着小拳头,一副顶强不屈的样子,还唱了起来:“打不死的吴琼华,我还活在人间……”惹得邻居们捧腹大笑,老爸也被气得哭笑不得。

小院里的邻居都非常友善,相处得其乐融融。葡萄熟了的时候,南院的刘伯伯就会把剪下来的葡

萄挨家挨户地送去,让大家品尝。石榴收获的季节,大家总是开心地一起采摘。父母下乡演出时,邻居叔叔阿姨时常关照我们姐弟,谁家做好了吃的都给我们送来。小院里的孩子还成立了学习小组,进行学习竞赛,也争做好人好事。春天,我们一起给学校的猪圈打猪草;夏季,

我们响应政府号召和大人门一起“除四害”,包括苍蝇、蚊子、老鼠、蟑螂,我们还一起给县里的纸箱厂糊纸盒。在那个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更没有MP3、没有手机,除了偶尔看看剧场演出的秦腔戏和各类文艺宣传队的节目外,收音机“小喇叭”里的孙敬修爷爷是我们童年最亲切的朋友。每当“喳喳啵啵、喳喳啵啵、喳喳啵啵”的声音响起,孙爷爷就开始讲故事了。下午三点四十,小伙伴们拿着小板凳准时围坐在花园里的石板桌前听“小喇叭”,这个画面如旧照片般被定格在那个年代,封存在我的记忆中。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祖国唱响了春天的故事,人们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一九八二年,是我考上省艺术学校的第二年,我家搬出了杨家院,被重新分配到东关体育场对面的老式四合院居住。两间平房、一间小厨房,房子宽敞了,爸妈脸上笑起来:“打不死的吴琼华,我还活在人间……”惹得邻居们捧腹大笑,老爸也被气得哭笑不得。

小院里的邻居都非常友善,相处得其乐融融。葡萄熟了的时候,南院的刘伯伯就会把剪下来的葡

萄挨家挨户地送去,让大家品尝。石榴收获的季节,大家总是开心地一起采摘。父母下乡演出时,邻居叔叔阿姨时常关照我们姐弟,谁家做好了吃的都给我们送来。小院里的孩子还成立了学习小组,进行学习竞赛,也争做好人好事。春天,我们一起给学校的猪圈打猪草;夏季,

我们好奇地睁大眼睛瞅着眼前这神奇的物件。老爸兴奋地说:“我喊开始,你们就说话。预备——”我紧张地屏住呼吸,“开始!”老爸大声落下,现场却鸦雀无声。唯有老妈踩缝纫机“咔嚓咔嚓”的声音留在了那个新奇的匣子里。

一九八三年,我们家又买了令人羡慕的九寸海燕牌黑白电视机。在激动人心的除夕晚上,邻居们围坐在我们家狭窄的房间里,聚精会神地期待着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在欢快优美的旋律声中,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姜昆、喜剧演员王景愚,当红影视演员刘晓庆,作为第一届春节晚会的主持人亮相在屏幕上。新形式节目的出现让大家耳目一新,李谷一演唱的《拜年歌》《难忘今宵》,索宝立、车玄甫演唱的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大海啊,故乡》《太阳岛上》等等都成了久唱不衰的经典。

从此,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全国观众喜闻乐见的一个娱乐形式,成为老百姓每年除夕夜不可或缺视听盛宴。不知不觉,“春晚”已伴随我们走过三十七年的岁月。

初到北京时,总是认为“此心安处是吾乡”,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才发觉,最眷恋的还是魂牵梦绕的家乡。每到过年回家,我总是下意识走到杨家院、东关的大杂院,这些儿时生活过的地方去看一看,虽已物是人非,但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心里总是感到暖暖的。而今年年纪越大,思乡之情也愈加浓厚,脑子里总是闪烁着四十多年前在小院里生活的那些个生动的画面和那些难以忘怀的人与事。

几十年过去了,曾经的他们都好吧?

太行颂

田玉洲

盘古开天挥巨斧,辟出太行势突兀。
立地冲天接霄汉,腾龙如龙奔若虎。
苍莽峻伟气磅礴,岭峦隐现或可睹。
巍峨绵延几千里,晋冀陕豫分界土。
朴野厚拙成大奇,破雾扶风和云著。
天地含浑充正气,日月同功造乾坤。
群山列帐虎牙错,氤氲阻日竟攀附。
盛势倾翻天河水,壮气如聚百万卒。
苍崖峻峭连天都,碧嶂百层难记数。
含云奔壑赴清虚,浩气排荡凝空谷。
湿黛丹壁浓于朱,高坡堆锦绿云簇。
峻若绝壁望千寻,远岫遥指入虚无。
众山负势与天厚,排云推浪泻江河。
盘旋列阵何壮哉,璞玉浑金磨磨琢。

穿峡瀑水无迹辙,沧桑几经成蹊阨。
林木不知岁月久,杂花处处舞婆娑。
天外青山深几重,山中人家勤耕农。
艳阳秋柿点丹砂,扶疏霜林泛醉容。
朝晖夕阴幻化景,诗文可述难画形。
美哉太行难名状,亘古霜雪化精灵。
我见太行如如来,太行知我有画才。
濡墨应汲四海水,于无声处诉真宰。
但知人老山未老,岭上白云久徘徊。
我与太行足情愫,曾存远志蓄高怀。
画堂冥想梦中山,眼前尽现华严天。
推窗遥望山前月,山色我心入皎然。
太行山巅曾醉酒,画里山川任笔走。
从此我心无羁绊,太行助我鬼神手!